

国际观察·世界读书日

编者按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每年的这一天，阅读话题都会成为热点。不仅因为阅读与写作是人类传承文明的重要方式，更因为我们可以透过阅读，去了解自我、他人以及我们所处的社会与世界。可以说，阅读素养是现代入必备的关键素养。推动阅读素养提升，已经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共同行动。

近年来，阅读素养在学校教育与学生成长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更成为国际学习与教育测评的关键指标。世界各国如何培养学生阅读习惯？阅读课程如何开设？阅读素养测评趋势与启示又是什么？围绕这些问题，在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本版策划“读，遍世界”专题，与读者共同走进世界阅读画卷。

英国 推进连贯性学校阅读教育

长期以来，英国社会和政府把培养社会阅读风气、提升儿童和青少年阅读能力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并在学校教育的各个阶段有所侧重地推进阅读教育。

早在1992年，英国图书信托基金会(Booktrust UK)就面向学龄前儿童发起了“阅读起跑线”(Booktrust Education Program)项目，一直以来项目都受到广泛好评。2018年起，英国教育部设立专项经费支持各地建立语言中心(English Hubs)，为幼小衔接阶段的学生提供免费的支持性阅读课程，并优先面向那些阅读能力测评得分偏低的学生。

小学阶段的阅读课程主要指向两个目标：单词识读和文本理解。低段学生偏向于掌握单词识读，阅读材料多为童话故事和简单的记叙文，戏剧表演是这一阶段颇具特点的学习方法。高段学生则逐渐接触短篇小说、诗歌、戏剧、神话等多种文学体裁，学生在教师引导下开展关于文本结构、主题思想和核心情节的讨论，并理解诸如修辞等基本的文学创作手法，作品推荐人活动是这一阶段的特色活动之一。

中学阶段的阅读课程旨在发展学生的批评思维能力，同时以阅读促进写作能力。初中前半阶段学生会阅读英国古典文学作品、英国现代文学作品和世界经典著作的节选，其中莎士比亚经典戏剧和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是必读篇目。除了阅读本身之外，课程也强调让学生掌握基本文学常识。初中后半阶段则要求学生能够结合作品的历史文化背景，提出思辨性观点和论据，并与其他文本进行批判性分析比较。

1997年英国曾发起“全国阅读年”活动，将阅读纳入终身学习方案，目标是“建立满是读书人的国度”。通过立法和广泛的动员，当前英国学生的阅读素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英国教育部还特别组织专家按照学段特点研发适合远程教育的教学材料以保障阅读教育。

法国 热爱阅读从娃娃抓起

在法国乘车，时常会看到有人捧着一本口袋书读得津津有味。相较于当下的手机或电子书，大多数法国人更偏向于传统的纸质出版物。法国人看书也不挑地点，公交、地铁、草地、咖啡厅等随处可见捧书之人。根据2021年3月法国图书中心(CNL)发布的调查数据，尽管在2020年全球阅读量总体下降，但坚持阅读的法国人仍不在少数。在过去一年中，有86%的法国人至少读了一本书。

法国提倡阅读要从娃娃抓起，良好的阅读习惯对学生的智力和情感发展都有所裨益，对学生学业成绩表现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国国家教学大纲委员会强调，要连贯性地发展学生的阅读能力，特别是在小学阶段，要为未来阅读能力的运用打下坚实的基础。大纲要求小学课堂每天开展阅读活动，学生可以采取独立阅读或集体阅读的方式，可以默读或大声朗读，同时借助写作和听说促进阅读能力的提升。

教育部鼓励学校设立“一刻钟阅读”活动，让学生每日设置自己的固定阅读时间。法国教育部和文化部还联合推出了多项活动，鼓励学生分享阅读内容，培养阅读兴趣。比如面向小学毕业年级的“阅读小冠军”演讲比赛，学生要在公共场合大声朗读自主选择的文本，表现优异者就有机会参与在巴黎歌剧院举行的决赛；每年1月举行不同主题的“阅读之夜”活动。法国教育部还协同信息媒体联络中心(Cleml)组织开展“学校新闻与媒体周”，为学生提供探索媒体多样性的机会。两部门与法国知名销售商平台FNAC合作，设立了高中生龚古尔奖，鼓励学生阅读提名龚古尔奖的小说选集。此外，教育部还面向远离大区或市图书馆等资源的学校提供资助，2017年起，国家已投资650万欧元为1500多所小学购买了30多万册图书。

国际阅读素养测评：以阅读促进社会参与

祝刚

阅读素养是21世纪技能中的基础能力。目前全球范围内，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IEA)、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下简称“经合组织”)和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分别开展了国际阅读素养的理论研究与全球测评工作。近20年来，这三个国际知名的测评体系在国际阅读素养的研究与实践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我国构建阅读素养内涵、开发阅读素养指标体系与测评框架及加强我国阅读素养的质量监测与本土化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大评估项目聚焦阅读素养

国际阅读素养进展研究(PIRLS)是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的核心研究项目之一。该研究测试对象为9岁左右的儿童，大致相当于四年级学生。国际阅读素养进展研究项目认为，9-10岁是儿童阅读能力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该项目计划每五年实施一次全球范围的阅读素养评价，以此来监控儿童阅读能力的发展水平。

同样将阅读素养作为重要指标的，还有经合组织进行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阅读素养测试是其主要测试领域之一，通过对不同文本的理解，评估学生的访问和检索、综合和阐释及评论和反思能力。

此外，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主导的国家教育进展评估(NAEP)将阅读素养确定为重点评估领域之一。它所开展的阅读评估项目每两年对四年级和八年级学生进行一次，每四年对十二年级学生进行一次。该评估通过让学生对选定的材料进行阅读并回答问题来衡量其阅读理解水平，然后对学生的阅读知识、阅读技能和阅读成绩之间的差异进行全面分析。

阅读素养定义不断被刷新

在这三个国际阅读测评体系中，有关阅读素养的定义并非一成不变。

2001年，国际阅读素养进展研究项目将“阅读素养”定义为：理解和运用社会需要的或个人认为有价值的书面语言形式的能力，儿童读者能够从各种文章中建构意义，他们通过阅读来进行学习、参与阅读者群体并进行娱乐。2006年，项目对这一定义进行了改动，强调了阅读活动在学校和日常生活等不同情境中的重要性，阅读素养包括阅读目的、理解过程、阅读行为和态度。

2000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认为“阅读素养”是为实现个人目标、形成个人知识和潜能以及参与社会活动，而理解、使用和反思纸质文本的能力。该项目对阅读素养的界定中包含了高层次的阅读技能，如理解、反思和为达到目标而使用文本信息的能力。2009年，项目增加了“读者投入”这一新概念；2018年，删除了“书面”并增加了“评价”作为阅读素养的组成部分，这一修订不仅强调了批判思维的重要性，而且使得阅读文本范围更加广泛。

2007年之前，美国国家教育进展评估将“阅读素养”界定为“理解和运用书面文本愉悦身心、进行学习、参与社会和实现目标”。2009年，该评估认为阅读是一种动态认知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学生理解书面文本、解释意义，并根据文本类型、目的和情况进行适当运用。2009年至2019年，该评估修改了之前的阅读素养框架，重视科学的阅读研究，细化了可测量的指标内容，区分了文学类和信息类文本的认知目标并关注词汇的测评。

总体而言，这三大国际阅读测评体系都对阅读素养进行了清晰的界定。三者都突出对阅读文本的理解、综合和应用能力，并且都强调了通过主动阅读来参与社会活动的的能力。同时，这三大国际阅读测评

体系都将多种类型文本作为阅读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化文本阅读能力成为国际阅读素养的重要发展趋势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三大国际阅读测评体系所采用的评估框架和工具类似，但是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突出了评价和电子文本的阅读，国际阅读素养进展研究项目强调了阅读的乐趣及阅读素养在学校和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美国国家教育进展评估则凸显了阅读的目标、过程和乐趣。

国际阅读素养测评启示

构建严谨、开放、动态的阅读素养内涵。三大国际阅读测评体系将阅读素养从强调单一的认知、信息传递转变为融合社会素养、文化素养、媒介素养等复合素养。阅读素养越发达体现出在多元阅读情境中，通过与文本内容积极的建构性互动，进行综合、运用、推理与反思等高阶认知能力的发展。三大国际阅读测评体系都对阅读素养进行了清晰的界定，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进行修订。与此同时，我国对阅读素养尚没有严格、清晰的界定，社会各界对阅读的认识比较单一、陈旧，阅读的随意性仍比较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小学生学习阅读素养的提升。为此，我国应当及时跟踪、学习、借鉴三大国际阅读测评体系对阅读素养内涵的界定并不断创新发展。

开发科学、完善的阅读素养指标体系与测评框架。三大国际阅读素养指标体系和测评框架是在充分尊重学生阅读发展规律基础上，并随着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发展，不断发展完善的动态有机体。国际阅读素养进展研究项目认为“阅读素养”需要进行理解过程、阅读目的、阅读行为和态度三方面的测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围绕阅读情境、阅读文本、阅读内容三方面来展开测评。三大国际测评框架都注重目的性、情境性、操作性与衔接性等核心要素，这促使我国比照学生阅读能力发展规律，构建一个科学、清晰的阅读素养国家级指标体系，进一步完善我国中小学生学习阅读素养测评的专业性、规范性与发展性。

不断丰富阅读媒介并融入数字化文本阅读。数字化文本阅读能力已成为21世纪学生应具备的核心素养之一。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三大国际阅读测评体系一致认为阅读文本不再局限于纸质文本，还包括了电子文本。目前，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已将数字化阅读素养融入更新的测评框架中，而我国目前开展数字化阅读素养培养与测评的实践经验比较欠缺。参照其数字化阅读素养评价范畴，我国应重视从阅读内容的获取和检索、整合和解释、反思和评价等维度来发展与测评学生的数字化文本阅读素养，强化数字化阅读中的导航能力，重视多重文本阅读与批判性阅读能力。

加强我国阅读素养的质量监测与本土化研究。虽然三大国际阅读测评体系就阅读素养内涵、指标体系、测评框架与工具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理论与实践借鉴，但由于社会文化传统以及阅读教育不同，我国需要在借鉴国际经验基础上，不断构建本土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阅读素养质量监测体系并不断完善。在2018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阅读素养测试中，虽然北上广苏四省份的阅读水平达到了经合组织平均值，但与香港和澳门仍有较大差距。我国青少年阅读能力培养中存在着阅读接受力单一、阅读反思力匮乏、阅读应用力与批判创新力欠缺等问题。此外，我国不同地区、家庭、学校、年级和性别学生的阅读素养有显著差异，进一步监测和挖掘背后的多重原因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对提升我国学生的阅读素养至关重要。

(作者单位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

读，遍世界

美国 阅读优先

上世纪90年代，在美国出台的诸如《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等多个重要文件中，都提出了“阅读优先”(reading first)的概念。概念强调阅读能力包括把握中心思想、理解细节和文本结构、整合信息并理解复杂文本等维度，是发展语言能力的基础，是进入高等教育、职业生涯的重要基础。特别是批判性阅读，在21世纪迅速变化和繁杂的今天，对快速筛选精确信息、获得真知至关重要。

由于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等多项国际测评中，美国学生的学业表现不尽如人意，2009年，美国联邦政府着手制定通用的语言艺术标准，规定K-12阶段美国学生听说读写方面的基本能力标准，目前已有48个州和地区按照这一标准出台了地方课程框架。以《加州公立学校语言艺术(阅读)课程框架》为例，首先要求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诊断性评价，按照标准组、策略提升组和重点帮扶组确定学生的水平定位，然后调整教学策略，有针对性地提供阅读辅导，并定期对学生的上课表现、平时作业进行过程性评价。

除学校课程外，美国学校还会借助家庭和社会的力量来推进阅读教育。一方面，学校向家长介绍阅读课程的相关要求，促使家长在家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另一方面，学校会积极与科研机构、阅读专家取得联系，邀请他们对学校阅读课程进行专业指导，同时学校还会充分利用社区图书馆的资源开发各类活动来激发学生的阅读热情。

芬兰 推广网络阅读学习小组

芬兰青少年在各项国际阅读素养测评中均名列前茅。据芬兰教育部统计，芬兰有61%的学生保持每天读报纸的习惯，85%的学生每月经常读报纸。近一半的学生将阅读作为日常休闲，且女生比例高于男生。追溯根源，芬兰学生的阅读能力与其中小学阶段的阅读课程以及相关教育项目的推进有着密切的联系。

芬兰将培养阅读兴趣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任务。2020年芬兰中小学课表显示，作为重要提升阅读能力的“母语与文学”课，一、二年级学生每周14课时，三至六年级每周18课时，七至九年级每周10课时，小学阶段该课程的比例

明显高于同级其他课程。母语与文学课旨在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芬兰中学还会额外开设一节课的自主学习课，阅读之后教师会组织学生展开小组讨论、交流读后感等。同时，芬兰国家大纲也提出要“把阅读素养纳入各类课程，如历史与社会、宗教与伦理”等。

进入21世纪，芬兰教育部开始大力建设阅读网校(Nettlibris)，网校面向初高中学生开设了综合阅读教育项目，受到广泛好评。选择参加项目的学生会加入不同的阅读小组，小组成员由4所不同中学的15名学生和一位地区指定的

阅读教师组成。每个阅读学习小组都有一个自己的网络活动平台，包括图书选择区、小组讨论区、公开讨论区、事件和提示区、图书馆链接区和网络杂志区六个部分。学生每月至少需要阅读两本书，一本是经过组内协商后，从教育部和社区推荐的书目中选出的，一本是学生自主选择的书。学生还须完成读书笔记并在组内分享。同时轮流编辑网络杂志区，向大家推荐书籍、读书笔记或好的阅读方法。小组的指导教师会参与并点评讨论，鼓励学生发表角度多元且有深度的观点。此外，小组成员一年大约有六次线下会面以加强沟通。

日本 立法推动阅读教育

日本哲学家三木清说：在学生时代未能养成读书习惯的人，恐怕将终身无法理解读书的乐趣。近年来，日本政府、学校、社会广泛采取措施推广儿童阅读，努力营造浓厚的阅读氛围，特别是通过各种立法和规划促进阅读教育。

21世纪初，日本国会通过了《少年儿童读书活动推进法》，确定设立“少年儿童读书日”，并明确了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在推进阅读活动中的责任和义务。2002年，日本将4月23日“世界阅读日”同时定为“少年儿童读书日”，并增加政府预算用于为学校购买图书、改善儿童阅读环境、建设公共图书馆等。2005年，日本通过了《文字及印刷品文化振兴法》，强调复兴传统阅读模式。2007年，日本修订《学校教育法》，特别增加了“亲近阅读”的指导意见，鼓励教师在课堂上增加学生的言语表达活动，并养成自主学习的态度。同年，日本中小学根据《学校图书馆法》，在设置学校图书馆的同时还专门

设置了司书教谕，为学校开展读书教育课程提供支持。法律推动了社会各界对阅读教育的关注。国民阅读周、国民阅读年、儿童读书周、晨读书评汇、夏日100册等活动陆续开展起来。这些有组织、成体系的活动极大地调动了儿童参与阅读活动的热情，给孩子们沉浸式的阅读乐趣，并促进了家校合作。同时，不同学段之间的学校也推开彼此大门，比如鼓励高中生担任讲读活动的志愿者，深入各所小学营造“大手牵小手”的悦读氛围。

(本文由刘敏、李姝如、苏厚泽、马夕婷、林虹池、尤陆颖整理而成，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组稿)